

东方民族论^{*}

[美]汉斯·康著,刘君穆译

在波斯,回教的中世纪沉滞之打破,虽别具形相,但其成功则一。波斯人属于什叶派。什叶和逊尼两派之所以分,是因为加利弗承袭问题。前者相信阿里('Ali)——圣人的表亲和女婿——是他的惟一真正继承人,加利弗一席应由他家世袭。阿里曾为第四届加利弗,当他死了,阿拔斯氏继为加利弗时,什叶派仍认阿里的后裔为圣人选定的继承者。同时他们相信加里弗不独是一个人间世的首领,如逊尼派所信,而且是一个灵的领袖、圣灵的化身,在宗教和世俗两方面都是信道者的主宰。什叶派最大的一宗且相信有十二个这样的加里弗或伊马谟(Imám)。波斯人之所以忠于阿里那一家,或者还有一个原因:根据流行的传说,阿里的第二子胡逊(Al-Husayn)曾娶萨散王朝(译者按:为波斯王朝之一,自纪元后二二六年至六四一年)的最末一个王雅兹迪格德(Yazdigird)的女为后,故最后的波斯王朝在波斯未为阿拉伯人征服以前实与阿里家有婚媾之亲。由阿里传下世代相承,被波斯人目为教主,或“圣灵的化身”,至于十二代——即最后一代——的孙子,继位时为八七三年,过了隐居的生活后,至九四一年便终于踪迹渺然。据说他没有死,而是住于秘密的城里,有日会回来当马哈迪(Imám Mahdi,即救世主)。当他隐居的时候,他借一个居间者巴布(the Báb,意即“启示之门”)与其信士通消息。自从他失踪以来,这种交通便断绝了。留下了他的信徒,没有可见的领袖,但他们仍候着可见的圣灵的化身归回来。

这样子说来,一个国家内的整个公共生活都为灵的影响所浸淫,当合法的教主施行完全神权统治的时候,国家不过是一种暂时的便宜手段,结果便予僧侣,特别是邃于圣律的教长(Mujtahids)以大权。当十九世纪之初,教长阶级之支配,形同桎梏,使人民不得稍有学术和政治发展的自由。故波斯的回教也如别的地方那样完全陷于麻木腐败状态。直至十九世纪的巴布教(万有神教)运动,然后波斯的回教才由睡梦中醒过来,什叶派的教长的权力才动摇,近代的波斯的醒悟,和学术自由的开始也得力于它。从这一点看来,巴布运动和华哈布运动的意义是相似的。虽然巴布教派的缘起是完全不同。巴布教与其发展较为我们所熟知,这因为它与华哈布运动有一点差异,它的领袖极好执笔,而美欧作家又会把它论述过,且翻译过它的经典。

初时,巴布教是保守的,且糅杂有一大堆只有波斯才适于产生的神秘的神学和教条。但是,即在这个阶段,它也代表宗教演化的原则——启示终了之否认,其后教派分裂,得胜者又常是代表进步,启示不断那一派,故其趋势常向着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进行。巴布教其初完全以回教为范围,但当

* 民智书局,1930年。

其逐渐演化,它便越出回教的界限,而欲成为世界的宗教,不为某一民族或语言的传袭所拘束。特别是它的较晚的形式,不独证明回教在复活的奋斗的时候,其智力发展有伸缩的能力,而且显出是受了十九世纪欧洲的自由主义的神学和哲学的影响。在这一点,它是与华哈布运动刚相反,后者只合认为是对近代西方的自由主义神学的抗议和拒斥。

第十二代伊马谟最后为公众所见的那一年(即是他父亲殡葬那一年)是回教纪元二六〇年。据回教传说,他要经过一千年便回来。当回教纪元一二六〇年的时候(即耶稣降生一八四四年),一个二十四岁的少年名唤密尔撒·阿里·谟罕默德(Mirzá 'Alí Muḥammad)向人自称为巴布。他自视为救世主降临时代——在这时代伊马谟会由其隐匿处出来,上帝的圣灵会临御世间,使成为纯洁——的前驱。附从这个巴布的人如流水。当时的政府和僧侣大为震骇,便出而干涉这新的运动。巴布的党徒因之大受摧残,他自己被囚禁了数年。一八五〇年时,他就被杀,还不到三十岁。当他临死的那一年,他在狱内写了一些神学的小册子,那时他不再自称为巴布,或先驱,而自称为真正的伊马谟、圣灵的化身、救世主。

数年之间,巴布教把政教合一的波斯的公共生活的基础摇动了。波斯王残忍腐败,不得民心,有如僧侣。一八五二年行刺波斯王不成之后,巴布派教众惨遭屠戮。殉道者的坚毅慷慨更增加了它的影响。但是它的领袖已把他们的大本营由波斯移于伯吉达(时在一八六四年),再由那儿移至欧洲土耳其的亚得里雅那堡(Adrianople),因为波斯政府已不许这派的领袖那样近波斯的边界和什叶教两个最神圣的城——阿里儿子胡逊(Imám Husayn)殉道所在的加尔巴拉城和阿里陵墓所在的内惹夫城(Naja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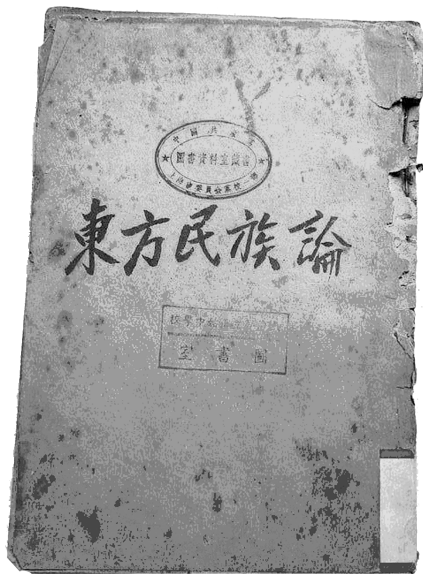
巴布在世时,他曾从他的门徒中选定一十九岁少年名密尔撒·雅哈稚(Mirzá Yahyá)做他的继承者,称他为苏布哈·伊·爱遮尔(Ṣubḥ-i-Azal),意为永生的曙光。他与他的异母(或异父)兄密尔撒·胡逊·阿里[后称为巴哈乌拉(Bahá'u'lláh)]分任这教派的领袖。在亚得里雅那堡,巴哈乌拉自称为伊马谟——救世主,而巴布只是他的前驱。经过很久的诤争,巴哈乌拉的信徒日益增加,至一八六八年被遣往巴力斯坦的阿科('Akká)。而爱遮尔却分得塞浦路斯岛做住所,随从他的人——即正统派——日见减少。

进步者又克服静止的份子了。爱遮尔派止于为什叶派。他们视巴布为伊马谟,他们认定的启示为最后的启示;巴哈乌拉便不是那样,他继续进行启示。回教的仪式大部分仍然保留,但是人们已向阿科祈祷,而不向着麦加,阿科代麦加而为参谒之圣地。这一点显含有与一切别的回教宗派的传袭分离的意思。同时,巴哈教又渐显出是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宗教,受了在亚得里雅诺堡和叙利亚与西方接触的影响。“凡不与人类的常识相冲突的,什么都可以容许”,巴哈乌拉曾有这样的箴言。初时,巴布教徒本属宗教狂热派,像欧洲宗教改革以后出现的许多派那样,热望上帝的王国之来临。但巴哈教似已越过数百年,力求与欧洲的自由思想或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相谐合。诚然,他是仍为陈旧的什叶派思想所浸淫,不及最超卓的遍在神秘教徒的宗教宽大精神和自由的个人主义。但它却打破限制回教和限制东方的障壁。它是对全人类而发的呼声。它对于普遍的伦理和人文主义的原则渐加注重。它赞同国际和平而极端排斥对异教徒作神圣战争的观念。它禁止奴隶制度,以及喝酒吸鸦片。它主张男女教育的普及,不独容许而且要求与全人类交往,不问属何宗教,它甚至赞同建立世界语言的理想,尝极力鼓吹外国语之学习。“这样子,有语言的天才者,才可带上帝的话到东方和西方去,在各国各民族中宣扬它,然后人们的灵魂才为它所吸引,生的气息可以吹入最近代的骨髓

上去”；巴哈教的经典这样子写着。巴哈乌拉告诉他们的信徒道，“被人杀了比杀人还好过”。他的在波斯的信徒，为数本多，且因为受过优越的教育和具有磊落的胸怀，故影响亦不少。他们常为道牺牲绝不抗拒。但是，他们当然反对波斯现存的制度，对于王室，及僧侣亦常不满，所以颇倾向于自由主义者的改良运动。他们没有僧侣及职业的学者阶级。团体中各成员都从事一种生产的和有用的职业，有才能者担任义务的教师和领袖。所以，巴布教后来虽容许反动的和反共和的倾向，它之与最近波斯的民族运动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华哈布运动之于近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那样，虽殊途而回归。

一八九二年，巴哈乌拉去世，这一派内又见同前一样特色的分裂。他的少子密尔撒·阿里·谟罕默德坚认巴哈乌拉的启示为最后的。这一个静止的教派又失了势，教徒们赞成长子阿布巴斯·爱芬迪(Ábbás Effendi)——后称为阿布都尔·巴哈(Ábdu'l-Bahá)——所领导的那一派。据说，启示仍未完的。他自己要再补充它。没有什么叫作终极的启示，每一回启示——不论摩西、耶稣、谟罕默德、巴布或巴哈乌拉的启示都好——都与当时的情势相适应。布哈派的主义虽然不断的进展，他们仍不免于武断。他们以为决定个人者不是他的内心，而不过是圣灵暂时的化身的话。

在阿布都尔的领导之下，这一派开始作大规模的宣传和布道运动，初在美洲，继在欧洲。他们建立一个传教的团体名为“东西一致会”，而它的的成绩，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比较上还算不错。它的本来的性质因为向西方宣传而更淡薄。往日什叶派的教义渐隐晦起来，该派领袖为圣神化身之说更是如此。援引新旧约以证明教义之举，日益注重；巴哈教变成一种折衷的宇宙神教(Universalist Eclecticism)，它对和平主义，宗教的自由主义与及女权主义渐渐大加重视。同时，发生于叙里亚的宗教分裂重演于美洲。第一次往美洲传教的巴哈教士，是一处曾娶英妇的叙里亚人，名唤迦鲁拉(Khayru'lláh)，他仍忠于巴哈乌拉，且决心赞成他的少子密尔撒·阿里·谟罕默德，因此，阿布都尔·巴哈便开始在美洲作反宣传。



《东方民族论》封面